

128

# 星期評論

高良佐編輯

第十四期

劉英士主幹

## 太平洋上反攻的據點

在中國戰場上，就一般老百姓的眼光看來，敵人方面最厲害而又最給我們麻煩的是空軍，其次是陸軍，最無所畏的是海軍。從軍事眼光看來，把這順序顛倒最合於事實。敵機轟炸了重慶幾年，重慶還是活躍的軍慶。陸軍扼守了許多我們的都會和要隘，却是更討厭的一點。但是假如敵人沒有海軍，它又何以有無限的兵力，佔據我們沿海的許多據點？何致把我們本土的國外海運線切斷？倘或海軍，又何致進許多冠兵到中國來？

不只在中國如此，在越南，在菲律賓，在馬來，在荷印的戰場上亦復如此。所以這次太平洋大戰，應當首先用盡方法，消滅日本的海軍。要消滅日本的海軍，便應當先盡力保持和儘先使用同盟國的海軍和空軍根據地。

日本這次利用海軍軍配合作戰，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方式，得了不少的便宜。但是它目前的生產能力，究竟有限。它用在菲律賓荷印和馬來一帶的飛機已達二千架，而其飛機的總數不過三千多架，每月生產量也不過二百多架。這數目那裏比得過美國本年度的飛機生產量六萬架，明年度的十二萬五千架！日本這次在荷印馬加撒海峽於數日之內已喪失了軍艦運輸艦三十萬噸，約九個月內將補充，而美國國會最近通過的造船案就是八百萬噸。這樣比起來，真像小鬼打金剛，金剛雖然不免挨打幾拳，但是小鬼終究要投金剛一脚踩死。

我們絕不懷疑英美兩軍火生產能力；我們擔心的是這些大量生產的軍火，從那條線纜能有有效的使用上去。

同盟國決不會怕日本，但決不應該小看日本。珍珠港，呂宋，馬來等處戰爭的損失，就是玩忽和輕敵的教訓。日本的生產力雖然薄弱，但是它最近已掠取了不少的資源地產。萬一它把新加坡打下了，再打下爪哇，再取得海參崴和堪察加，則西和南太平洋都變成爲日本的地中海了。那時候它反攻爲守，以逸待勞，豈非很討厭嗎？所以我們熱烈的希望：一，英國堅定的保持經營十四年，用款六千萬鎊以上的新加坡；二，英美荷聯合固守爪哇的海空軍根據地；三，蘇聯從速把海參崴的設備交給同盟國的美國海空軍使用，因爲從海參崴炸東京，直徑不過六百英里，比中國炸東京最近的連雲港還近一半；四，從速布置堪察加的防務，增加海空軍的設備，以爲美國北路進兵的重要據點，否則阿留申羣島和阿拉斯加不但要受威脅，且會失去軍事作用。

把這些要點守好了，同盟國攻擊的力纔用得上。同盟國把日本的海軍消滅了，同時儘先補充我們大量的重武器，看我們把東亞大陸上的兩百萬羣衆，趕下東洋大海！

(志希)

星期評論社出版

中國文化出版社

民國三十一年二月十四日



## 牽同浪子的線索

本月二日，英美兩國政府同時宣佈將以貸款貸與英為五千萬鎊，美為五萬萬鎊。依照現時之估計，兩筆借款之總數，約合國幣一百三十萬萬餘元。

在戰事延阻時期，英美兩國的民生日用物資，未嘗不遭巨大之輸入我國，而供作戰需要之軍火，則固早有租借法案，毋需另取貸款方式，於是有些財政經濟學者，想欲探察此項借款之意圖，固不得，甚且有恐其為中國因此而致加重其通貨膨脹與夫一發浪子之危險者。

最近最近，我們覺得中國政府有欲實行不許兌換之通貨，殊屬不必先借外債來作多餘之準備，而英美兩國在此種苦境之際，似亦無無盲目放債以助中國政府自陷於財政絕途之理。

聯盛頓二日合衆電：「外交界人士認為中國將利用此批貸款以通免通貨膨脹，蓋中國自經五年之作戰，稅收業有減少云。」這當然是事實。

我們知道，中國現有一種好地與地主，擁有領額戰時利得，苟非政府發行英鎊或美金公債或其類似證券，他們不願把所存法幣長期存在國家銀行裏面。由於新借款之利利又立與通貨運用，我們希望，那批泛濫市面的法幣，將有一個部分欣然回籠。

## 條條道路通羅馬

自從太平洋戰爭發生以來，同盟國間對於東亞兩大戰場之比較重要之地位，迄今未得一致

意見。理得雖已告訴我們，兩大戰場早以打成一片，並無輕重可言，然而情勢却常壓迫我們特別看重本國的安全，於是澳洲人對荷屬東印度防禦問題，反較他的母國政府為尤表關切。根據同一道理，我們今日對於整個緬甸所受之嚴重威脅，或許是較英國人還要焦急。

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我們該能了解英國的負責當局為什麼仍認希特勒為第一號敵人。他們非不知道新加坡的陷落，會影響到全盤戰局，可是「好漢不吃眼前虧」，基於「安全第一」的原則，他們不得不以全副精力，準備應付納粹德軍對於英倫三島的可能襲擊。

西人有一句老話：「條條道路通羅馬」。德意日三位一體，相援相輔，只要我們能在大西洋東岸給予德意兩國以致命的打擊，自然也可促進日本海盜終究難逃滅亡。為達共同目標起見，我們今日誠不必為挑選戰場而爭執，問題固在每個戰場各階級軍是否為摧毀敵軍而能各盡其力。我們並不反對各走各路以達羅馬；我們只怕過分持重而戰略者或竟誤導我們「守株待兔」。自從蘇聯開戰迄今，英國似已休息夠了，且已獲得了疑非絕後却屬空前的各種補充，若再固守不前，何日能達羅馬！

## 尼赫魯的轉變

紐約五日路透電：據浸禮會國外佈道會秘書雷貝爾博士頃觀察全球時來談稱：「日本之進攻太平洋，已將印度領袖之反英態度一掃而空。一度反英之尼赫魯，則正領導印度人民支持英國

作戰，蓋自去年十二月七日以後，尼氏與其信徒均已洞見日本之計劃，並深懷戒心也。」

這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我們願意指出，在過去數十年間，惟有英帝國的殖民地能夠產生而且容許甘地和尼赫魯一流人物；若在台與朝鮮，此種人物斷然不會出現。英國人是永遠保持紳士態度的，只要他們認為印度的一般人民並不與其偉大的領袖十分脫節，他們不會不許印度於未來數十年內逐步達到完全獨立的目的。西望南非，東望泰國，豈有遠見的印度領袖應該知所取舍。四十年前，南非曾為自由獨立而與英國作戰；二十年來，南非的負責當局如史末資將軍者，却已變為大英帝國的捍衛人物！大政治家的轉變，固不必依一定公式，惟觀國利民福如何耳。

## 仍須嚴防偷襲

蘇聯至今尚未對日宣戰，倫敦有些觀察家對新聞記者說，同盟國如果要求蘇聯兩面作戰，未免「希望過奢」。這雖未免太瞧不起英勇紅軍的實力，然而新華日報却不認爲「無稽調言」，且以大字標題把這一篇談話錄出。

子曰：「民無信不立」。蘇聯既與英日訂過中立條約，彼此承認得外強與偽滿洲國，自當不便利用太平洋作戰場，首先破壞中立。不過日本之無信，更不必待將來之事實以為證明，我們希望和它訂約的誠實君子也得格外小心，注意看看海參崴的防務是否比較珍珠港為適宜，是否也還得起出乎意外的襲擊。

# 說養豬與吃肉

費孝通

我的「牛存空間」是在談論上面。連日陰雨，樓板縫裏透來了一陣陣濕膩的惡臭，不時還帶着瀉瀉的聲響。這些「芳鄰」儘管使人討厭，可是我有什麼法子想呢？起初我也曾向房東提出抗議，明白指出這些貪吃懶動的「朋友」決不配和我們合院而居。我搬出了知識階級的身分，牛們聽着，牛似教訓地說：「這是不合衛生的。多少着纏，你瞧！病就是從這些東西傳染來的；你們不應把豬養在屋裏」。這幾句話當然不能發生效力，因為我所舉出的理由，根本上不很堅實。我總是送牠來的，快插完了自會飛走；要是沒有着纏，準是竟年到臨。我的房東是個老人，積幾十年之生活經驗，深知養豬雖然沒有危及他的生命的可能。他很講究禮貌，聽了我說的話，並不作聲。我看他不像有商量的餘地，於是加上一句：「我可出錢租這間屋」。我的意思是在誘之以利。可是與豬爭屋的結果仍舊無效，他的答覆只說：「先生住不慣這樓上，隔日另搬一間好了！」

每次天陰雨後，樓板下透來一陣陣的惡臭時，我的心裏就湧起了一個問題：為什麼農家不養豬？豬在我們的家畜中間，地位似頗優越。根據中央農業實驗所的「農情報告」，民國二十五年農村區域的牲畜估計，在數量上價值上，都極顯著。在已調查的二十一省九四八縣中，一共有豬六千三百萬頭，平均每百農家養豬一五頭。這比之普通水牛和黃牛合數的三分之一；馬騾驢合數的四倍；山羊和綿羊合數的一倍。以價值論，水牛和黃牛合起來總比它高四分之三，馬騾驢合起來總比它的三分之二，山羊和綿羊合起來總比它的八分之一。這些數字可以表示豬在牲畜中的特殊地位。

若和牛馬羊相比，豬的第一可取處是在它可與人合用一地，而不與人爭地。牛馬羊是要放青的。它們雖也能靠枯草乾柴過活，但如此則很不容易長大，更不容易長得健康而肥碩。看過放牧圖的，就應想

像農村的家常風景：一個小孩倒坐在牛背上吹笛，似乎是很悠閒自得。可是我們不要誤會了他在偷閒逃盪。他是在工作！牧豬只有在那些偏僻的宣傳畫片上看見過，事實上至少是不常見的。豬可整天關在圈裏，這是長得又肥又胖。它們不必定吃青草；豆藤，米糠，乃至人的糞便，都是它們的食料。豆藤是豆葉，豆葉，豆莢曬乾後打成的細屑；米糠則是碾穀時從米粒上落下來糠批。這些東西都和青草不同。它們是人利用土地培植作物後所得的副產品，人們不能或不願直接享用的。可是人若要吃米麥及雜糧，這種副產品是必有無窮的。於是養豬成了廢物利用的性質。養豬的人不必劃出一塊土地來專門培植豬的食料。青草雖也不能直接供人吃食，可是能長青草的土地並非不能生長青草；若是刈了青草，很可利用來種人所可吃的穀物或蔬菜。牛馬羊等多少是要一塊專門供養它們的土地，與人處於爭地的立場，而豬則是備食人之所遺，絕不與人爭地。

當然，牛馬羊佔了一片土地，吃了青草，人還可吃它們的肉，不是間接還是人利用了它們所佔的土地麼？而且植物原料靠着它們的糞便製造過一遍，滋味和營養都好。問題是在同樣一片土地，長了植物來直接養人，比較長了植物來飼養牲畜，再用牲畜來間接養人，那一種方法所養的人數居多。這樣一比，間接的方法就顯出了弱點。在平常情形之下，一畝水田可產一千斤以上的穀子，至少可以養活一個半人。若用這些穀子來喂牲畜，即使可以養活一條水牛，而這一條水牛的肉能供一人幾天吃呢？故在一個人口太多耕地太少的社區裏，肉食成了一種奢侈的嗜好。我們農民的菜園上，普通總是一碗菜湯，一碗辣子，好一些的再加一碗豆腐。素食既能養得活人，何必一定要為吃肉而減少活在世界上的人數？若是素食滋味太差，難保人們不想要「通欄門而大嚼」，則尚不妨開張來世定可大吃肥肉的空頭支票，使他們安心

素食。試着提倡素食的宗教，是不是發生於人多地少的印度，而流傳於人地少的東亞？我們中國人，實在是信「肉食者鄙」，而很愛聞「菜根香」的。據最近進的估計：每人「每年平均食肉量當不致超過十斤」。每年祇吃十斤肉的人，冒充素食動物，宜可綽綽有餘。我們有這十斤肉吃，還得歸功於那些不肯與人爭地的豬。若是供給肉類的祇有牛和羊，我敢保證每人每月能在肉湯裏染指一回，也不容易！

牛羊和豬所需食料的不同，遂使它們影響到我們土地利用的方式。在我們降低生活程度以求子孫滿堂的一貫作風之下，祇有養豬可不減少耕地的面積，牛羊則祇能靠一些荒地來維持生活。相較之下，它們在數量上自然分出多寡來了。

人口緊密，荒地稀少，就祇見豬而不見牛羊了。江蘇太湖附近便是最好的例子。我曾調查過沿江村，連一條耕牛都沒有，牛肉當然會被大家認作罪惡而不能下咽的了。我在那裏調查之時，適逢他們正在推廣養羊的副業。養羊的目的不在食肉，而在盼望母羊生育，好將胎羊皮出賣，以獲高價。他們沒有空地，不能放羊，所以祇能把羊圈在欄裏。由小孩們到墳地上和田邊去割草喂羊。僅靠墳地上和田邊的青草，當然不能大批養羊。費力多而成本高，羊肉當然祇能夠在立冬與立春之間，成為富人飯桌上的時鮮貨了。

因為人多地少，豬就憑着它的經濟優勢，而把牛羊壓倒。和它相對抗的，也許祇有老鼠，而老鼠不知憑着什麼，不但能自繁自息，且常常會引起人的食慾。於是，在肉食供給上，豬確可稱獨斷者了。

或有人說，我們的牛也不少，水牛和黃牛合起來有三千三百萬頭之多，假定一牛的肉量可抵兩豬，牛肉不比豬肉更多麼？從價值上說，它們合起來也比豬高。上節中所說的話似乎很可懷疑。這是這樣。可是我們農村裏養牛的目的，並不是爲出賣牛肉，而爲增加動力；單單當作力畜看待，牛還覺得太少。牛馬騾驢統算在內，我們的一個農夫也不過能分得不及半隻的力畜，而美國的一個農夫即可分得近半匹的力畜，相差近乎八倍之多。所以然者，一方面是因力畜的食料供給有限，一方面是因我們還有許多「苦力」，不得不和牛馬爭寵。在農村裏尋求買工機會的人，很不願見地主家中飼養力畜！

我們要知道：土地一方面是投資的對象，一方面也是收買勞力的主顧。對於那些沒有地權的苦力佃戶以及小地主們而言，農田給予他們的不過是些工資。他們排斥力畜，因爲力畜的競爭可以降低他們的工資。牛馬祇吃草料，而人必須吃飯吃菜；牛馬氣力又大，一天可做六七個人的工。從企業的觀點來看，飼養力畜比較雇工爲上算，故在佃戶和小地主經營的農田上，力畜用得較少，而在大地主經營的農場上，力畜的數目就較多。據卜凱調查，小農場用力畜的佔百分之三四，中農場用力畜的佔百分之八四，大農場用力畜的竟佔百分之九五。

飼養力畜的經濟價值，却有一個限度，即在現有的農業技術之下，能夠應用力畜來代替人工的機會，並不甚多。卜凱的調查報告內說：平均每年每個人在農業生產裏要做一百十九天工，每天約做十小時；而力畜則每隻每年祇做六十三天。他說，我們常見大熱天氣，人在田裏流汗工作，而牛馬反在樹蔭下結涼。

爲什麼不少養幾隻力畜，而使它們每隻每年多做幾天工作？這又不成。因爲農業是有季節性的。力畜所做的工作，主要的是犁田。犁田的時間有一定，且有限制。在雲南的村子裏，大多數人家要犁田時便去租牛來用。這等於是很多人家共養一牛，而每條牛在可能工作的時候，都已盡力工作。苟非有這種租牛犁田的制度，我想每力畜的平均工作時間，每年還不會滿六十三天。

力畜雖是經常開春，可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朝」，農民還不能在不用它時把它宰掉。無論牛馬，總得養到兩歲以上，纔能勝任重工。農民對於力畜，真是無可奈何：沒有它吧，農忙時要缺乏勞力，措手不及；養着它吧，不但耗費食料，而且要個個來侍候它。加上鄉下缺乏良好的獸醫，力畜的死亡率又往往很高，所以凡能用不力的地方，乾脆不用。像江蘇太湖流域的一部分；能少用就少用，像雲南的一般農村。這樣說來，現在養着的牛馬，已經是少至無可再少的了，那裏還有專供肉食而養牛馬？

爲了利用力畜而養牛馬的人，當然不輕易殺牛馬，故凡被宰的牛，

多數是瘋牛與老牛，其肉自然不很好吃。何況略有人道觀念的人，也不忍見服務了一世的老牛，得到這個下場。我幼年時曾聽祖母講，孔廟裏祭禮一定要宰一牛，那牛被殺時眼淚直流，向人哀求。第二天，我眞的去看了，好像牛眼睛裏確有眼淚，心裏很難過，不明白爲什麼孔子

這樣殘忍，非吃牛肉不可。由此可見不吃牛肉是有它的經濟的與心理的基礎。至於豬，生得既醜且懶，沒有人同情於它，而且除了肉肥多脂以外，毫無可取之處。人本是爲殺豬而養豬，豬也似爲愈長愈胖而活着，故無論從那方面看，豬長到了相當歲數，自是該殺的了。

## 戰時後方的家庭經濟

黃方剛

本文內所談的家庭經濟，不是統計學上的平均的抽象的家庭經濟，而是一對將近中年的夫婦和三個未滿十歲的男孩子所組織成功的非常具體的家庭之經濟。在九年之前，這個家庭就已移到四川來了。當時夫婦二人均有職業，孩子也少，每月獲有四百餘元的收入，能用五個人來幫忙；就是廚役一人，擺飯兼洗衣服的一人，打雜的一人，灑掃兼服侍小孩的女僕兩人。戰事起後，幫忙的人逐漸減少；到了主婦失業的時候，僕役減爲二人，後來再減爲一人，現在何沒有人幫忙了。

現在家庭工作的分配是丈夫每朝升火，燒水，倒馬桶，買菜，其餘的時候擔任粗重的工作及一切採辦的事務，外加夜裏起來喚醒小孩們便溺一兩次；主婦則司烹飪，縫紉，洗滌盥洗衣被，揩擦窗戶地板，服侍小兒，整理一切，並助小兒們做功課；九歲半的小孩則灑掃，擦客，倒灰，沓穢，推磨子，煮牛奶，有時也煮菜燉飯；七歲半的小孩則擺飯，收菜，抹飯桌，擦鍋，時亦掃地；五歲半不到的小孩亦能每天不忘記把吹在屋外的湯盆拿進來，放在床底下。至於小孩的穿衣，洗臉，刷牙及沐浴等事，大部分是自理的。

在這個情形之下，做丈夫的每天依然要用外去授課，打聽消息，討論時事，回家來未免還要翻翻書本，寫寫文章，應酬在眼前限不在眼前的親戚朋友；而主婦亦時有朋友及信札往來，並且常常看書。小孩們每日上午步行兩三里路到校上課，下午還要睡一兩點鐘的午覺，做一兩點鐘的功課，到晚上八點鐘纔上床，遊玩是他們的本身，不用鼓勵，也決不問止。可是一天到晚大家最忙的是吃的問題。

吃些什麼呢？糊飯桌上還有牛奶和雞蛋，只是限於小孩們享用。牛奶是兩個大一點的小孩兒每人一杯，一個最小的小孩兒兩杯。六兩的小杯，常常對水，實在講不到甚麼營養。雞蛋則是每人一個。戰前在這方面本是沒有限制的；現在因爲看有「抗日的小兵」，「新中國的兒童」面上，不忍再予剋扣了。大家共享的是全麥稀飯，取它還有一點維他命。外加白糖，油條，泡菜，豆乳等，幫助下飯而已。有時拿饅頭餅子來代替全麥稀飯。每天不到午飯的時候，大家已是餓了，不得已時還要添些現成的充饑東西。午飯與晚飯是一樣的材料，一次做成，分作兩次來吃。除了米是穀粉來源的大宗外，有時加以芋艿，番薯，玉蜀黍，燕麵包等。肉類中，常常能買到肝子，但是最便宜的生肝却不易購得。豬肉是皮包骨，外加帶頭，半斤只夠調味用，炒在兩樣菜裏就幾乎看不見了。骨頭皮，帶一點兒肥肉，拿來熬湯，倒或可讓小孩們得到一些鈣質磷質，一杯牛奶一個雞蛋裏所含的是不夠的。許多時候就拿這點肉類的代價去換一斤牛肉，倒還可以多得一點蛋白質。羊肉就換不到一斤了；雞跟魚更差遠了。靠得住一點還是豆類。菜蔬項下，蕪子菜，取其維他命，是天天吃的，普通是素炒，或者煮在骨湯裏。又有瓜類，紅白蘿蔔，番薯，番茄等，主要的取其維他命，但有時也是爲了變換口味。總之，桌子上擺出來的三菜一湯，或四菜無湯，結果都是同樣的一掃而光。每隔兩三天吃一會水果，還是爲要補充一點維他命。飯菜吃完了，有時候覺得不飽，或者不能過癮，便再買些乾果，花生，糖食，或自製一點糕餅，拿來稍填餓

整。真是人到窮了窮能吃！小孩在生長時期，理應如此，可是大人何吃了許多，體重反而日見減少。

住呢？沒有甚麼可說的，只望房東略諒交情，不要年年加房租，不要把人家撵出去就好了。

衣服？大人的衣服絕對不添，添也無從添起。小孩子的衣服，大的可以傳給小的，小的可以傳給更小的，遇到必須添置的時候，便將大人的舊衣來改造。若有仁人君子肯將舊衣慷慨贈，真是無任歡迎！國外的風氣，去年曾將搜集的舊衣打包交給郵局寄來，可是郵局已下令不收了。就是這樣的節省，鞋襪還是常常須換新的。

行呢？兩腳不費本錢，這門絕對不出——不過這要假定職業不致不失。

即便在這種情形之下，凡是維持一個家庭的日用品還是不能不時時購備補充。例如掃帚用會壞的，刀剪用會鈍的，潑盆水桶須常重鑄，鍋盤亦須常補。至於文具，肥皂，糖紙，茶壺，牙粉，修容筆費用，亦不易免，而其中最嚴重的莫過於水火兩項，現在還沒有找到不出錢而可以取得的方法。

小兒的學費，好在一學期只付一次，臨時張羅，不必月月籌措。醫藥費是無法預算的，只望大家都不生病。生了小毛病，可以去換校醫，向學校裏領藥，不過普通的藥品還要自備些。

不知趣的人們還是時常來請捐助，甚麼會費呀，節費呀，募款呀，名目很多，只因職業的招牌已經挂出去了，無法一概推辭。過路的朋友，婚喪的禮物，亦屬無法完全拒絕，這究竟與面子有關。但是報紙雜誌可不定購，娛樂場所可不涉足，消耗品奢侈品可不用。嘉定天氣不很冷，冬天屋內亦可不生火。

依照這樣的經濟生活，試把法幣的數字來表示一下，大約可得左列的一張賬單：

- 甲 食
- 一 肉類及菜蔬 二元二角五分
- 猪肉半斤

- 牛肝半斤 一元八角
- 豆腐三塊 六角
- 他種豆或豆芽豆乾 八角
- 菜子菜一二斤 七角五分
- 瓜香茄紅白蘿蔔薑蔥等 五角
- 胡晚粥菜 五角
- 計每日七元二角，每月約二百二十元
- 二 穀類及含澱粉之物 七二元
- 米一雙斗又三分之一 一〇元
- 全麥二雙斗弱 八〇元
- 麵粉二十五斤 一三元
- 芋薯玉蜀黍等
- 每月共計一百七十五元
- 三 雞蛋每日三四個 約二元
- 每月共計六十元
- 四 牛乳每日四杯 約二元
- 每月共計六十二元
- 五 油類
- 菜油七斤（老榨） 三元五角
- 醬油三斤 二〇元五角
- 每月共計五十二元
- 六 調味品
- 鹽二斤（一半做泡菜用） 四元
- 醬油七斤 八元四角
- 白糖七斤（煉下來只得六成） 二元
- 紅糖五斤 二〇元
- 其他（葱蒜薑椒醋酒等） 一〇元六角
- 每月共計五十五元
- 七 水果乾果 每月共計三十六元

八 雜食 每月共計四〇元

九 燃料 柴二十六捆 煤三百餘斤

四〇元 四〇元

每月共計八十元

甲項每月共計七百八十元

日用必需品

一 水每日二挑半(每挑二角)

二 燈火

三 肥皂

四 郵費文具

五 糖紙茶葉火柴牙粉蚊香等

六 家具補充費

七 兒童教育用品

八 力金

九 理髮(主婦即理髮匠，故省却)

乙項每月共計一百元

丙

房租每年五百元，平均每月計約四十二元

丁

一 鞋

二 襪

三 小兒衣服

四 繡線鈕扣等

丁項每月共計四十元

戊

小兒學費

每人每學期四十元，三人學費平均每月二十元

己

醫藥

捐助

一〇元 五元

辛 糊口

右列八項，每月共計一千零七元。

一〇元

此外，書籍，娛樂，旅行，煙酒，化妝及冬日取暖等費概免。

這一千元帶零的每月支出，看來似乎驚人，其實，按照物價在戰前

與現在的比——低一點的估計，算它平均增加到二十倍——來一論，

亦祇抵得戰前五十元而已。本人在抗戰初曾發表言論，說公務員寫報

效國家起見，副必要時只領五十元生活費足矣，不料現在物價竟至漲到

這個地步。但是本人現在的收入却還不及此數；正薪和米貼共不過

六百二十元！

或許有人嫌得這個生活標準太高；他也許要說，抗戰到這個時候，

還講甚麼營養？那末，試將單單的雞蛋，牛奶，肉類，麵粉，糖，

水果，雜食，茶葉等一竊取消，而代之以白米，只求肚子脹飽了事，

於是可得以下的一張預算表：

甲 食

米每人每月一雙斗，共五雙斗

菜蔬每天四元

油(只用菜油六斤，老秤)

調味

燃料

甲項每月共計四百九十五元

乙

日用必需品

水

燈燭

肥皂

郵票文具

家用用品

兒童教育用品

家具補充費

理髮 每人每月一次

二七〇元

一一〇元

二七元

一八元

六〇元

一五元

二〇元

一〇元

一五元

一〇元

五元

五元

一三元

乙項每月共計九十三元	
丙 房租	四〇元
丁 衣	四〇元
戊 小兒學費	二〇元
己 醫藥	一〇元
庚 捐助	二元

## 大學教授的悲哀

謝文炳

在幾年以前，「大學教授」還是一個可以引人羨慕的名稱，如今則並不見得。因此，凡是在大學內留學「敬師」，拿教書辦學來作一種手段，或是兼有其他頭銜的人物，我決不致誤把他們列入教授之列，以貶玷了他們的尊嚴。而且，像他們這一類人物，比較上也是沒有什麼「悲哀」的。

大學教授之有他們的悲哀，不從今日起。一般人說，教授是清高的，但實際上清高的教授十不得一。這並不是說當教授的自己不願清高。誰不想找一個地方來安心教書，做點學問，然而環境不允許他。在私立大學，他等於是一個職員；在國立大學，他等於是一個職員——是職員，他得迎合雇主的歡心；是職員，他得奉承上司的意志。到處都是不上軌道的大學，能在三年兩年以內不換校長不鬧學潮的，那就可算是例外的了。他得隨時準備應付種種動盪的局面。爲了保持位置，忠厚的往往被人利用；精明的却常常爲「學府政客」，不能自拔。可悲的是無論忠厚或精明，結果還得捲起鋪蓋，收拾書箱，拖着妻室兒女而搬場。他沒有資本，不能經營；不會種田，不能歸農；好在大學很多，於是機倖走進了另外一個大學，剛知道是演同樣的戲，但不得不扮演他的一脚！

如今的學生不像是從前的弟子。初到一個大學，在上課的頭一兩週，教授站在台上，眼看著學生坐在台下，全是帶着懷疑質問的眼光。

以上七項，每月共計七百元。

即在僅求生存條件下，這個五口之家仍是入不敷出！還有收入遠在六百元以下的，乃至人口多至十個的，如何得了？而物價還在繼續上漲！家庭經濟，一如其他方面的經濟，最低限度要求出入相抵。照此看來，不問各個家庭的實際解決方法如何（總不外乎揮霍儲蓄，借貸度日，典賣衣物等等），結果恐終不免都是悲劇。

着他，即使是個名副其實的教授，也常難免不有一點因犯等待審判之時的心理上的戒懼。這一關過去了，還得接着考慮他對學生所當採取的態度。嚴吧，準定會招學生的怨恨，漸變成爲他們的敵人；寬吧，學生會看不起他的身份，以爲他在學問上站不住，便只好拿分數與感情來籠絡他們了。「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這在有的情形下，似可應用於現在大學生的身上。

在學問方面，教授多少有些心得。他當然想把這些傳授給學生。但每週在課堂內幾小時的講解，實在不夠，於是指定參考書，希望他們自動去研究。不幸這種風氣在現今各大學內尚未養成，而另一方面，各學系的功課繁重又是實情。結果是，一離開了課堂，教授就不能再有講解，學生也不能復有研究。一課如此，他課亦如此；今年如此，明年復如此。這樣的混四年下來，其所造就出來的竟是一些什麼「人才」，只有他的心內是很明白。而國家爲辦學校，年費多少千萬，聘他來當教授，該負什麼責任，他也十分明瞭。他有他的良心，不必深掩自思，這良心也會予以譴責。

不錯，除教授外，他還是個導師，他還可以導師的地位來指導學生的「思想」，規範他們的行爲。但在事實上，現今大學生對於人生及社會的種種，大半都已有了他們的看法，他們的立場，甚至於有他們的黨派。在這些方面，他們確是早熟的，而教授和他們相比，往往是時



代落伍了，自己還不知道。至於學生的行為，則因大學究竟不是試金的地方，教授又不能隨時跟着他們，所謂規範，也就離了。然而教授畢竟是導師，一旦他的學生因為思想不正，行為越軌，而致出了事件，發生風潮，社會的輿論即使寬大，不攻擊他煽動學生，利用青年，也會責備他的教導無方，他有臉面來替自己辯白？

教書是職業，做學問是事業。在過去當教授的，雖然不見得有他的事業，但職業是有的。不幸這一兩年以來，所謂大學教授，已經不能成爲一種職業了。所有的物價，陸續至二三十倍、四五十倍不等。作工的可以抬高力價；經商的可以抬高貨價；種田的有收成；作官的有「功德於民」。但教授有什麼？學問不能用來稱；稿子不能用來來量。他是知識份子，他是社會的柱石，他應該講氣節和廉恥，決不在此個所謂非常時期，自降身份至與一般奸商地主貪官污吏爭求物質上的舒適。他一向過的是清苦生活，即再清苦一點，當不在乎。但他也有家室，也有兒女，他得養活他們。他也許本有一點積蓄，他的夫人或有一點首飾。初上來，三百五百，按月貼補。不到多時，貼補完了，乃置家具，乃置服飾，乃置多少年來隨身帶着的書籍。實在沒有什麼可變賣了，乃去預支薪水，借債度日。到後來，支無可支，毫無可借，則下決心採用節流政策，不但削減自己的身體，而且虐待他的妻室兒女。因爲「肉食者鄙」，他就吃素；因爲雞蛋內往往有些微菌，而豆腐則是純粹，二者不可得兼，他就捨雞蛋而吃豆腐。衣服是絕對不添，有什麼就穿什麼。房子是擇最便宜而租，一家大小擠得格外「精誠團結」。平價米買不着，米貼實在不夠買米，則改三餐爲兩頓。他雖並不主張「勞工神聖」，却把用人開掉，清早起來，自己掃地，自己砍柴，倒尿鉢，生爐子，無一不幹，洗了嘴臉，又擄菜籃上街。夫人則管其他一切雜務：煮飯，熬粥，洗衣服，倒馬子，忙着一家大小的穿着，長的截短，短的拚長，舊的翻新，大的改小，替孩子們剪頭洗腳，教他們唱愛國歌曲，並講貓兒狗兒的故事。自然，有的時候，夫人在疲勞之餘，不免會表示出一點顏色，意思是很明顯的，「早知如此，悔不當初！」——那一個孩子病了，她也不免要抱怨幾句：

「孩子的營養實在太不夠了；他們不僅是我們的孩子，也是未來國家的主人翁！」。但他依然有其解嘲之辭：「在這抗戰期間，該有多少的兒童得不到着父母的撫養，國家的保育。你這三五個孩子算得什麼？況且，最後的勝利已不在遠，轉眼就有好日子過，那不就是孩子們的天？」「冬暖而兒饑寒，年豐而妻啼飢」，這種經驗，國子先生早已有之，而今教授的處境也不過是如此；他把自己和古人一較，也就可以安慰自己了！

孩子應該上學，但是學費沒有着落；一想自己就是教書專家，何不省了這筆冤錢，就把孩子留在家中自教。反正戰時後方的學校，大都辦得不好，上學也不過是取個「資格」罷了！固然，他正在教人家的子弟，而自己的孩子反不上學，想起來有些矛盾。可是農夫的兒子沒有飯吃，裁縫的兒子沒有衣裳，不也是常事嗎？再說，現在前線將士拼着命去奪回的江山，你可擔保他們的兒子一定能享受嗎？「士之子恆爲士」，那只是種過去的階級觀念。縱使你的孩子從此永不上學，那也沒有什麼可寒心的。一只要他們長大起來，準比老子更出息：抬清竿，拉包車，作工頭，當司機，每月的收入多則上萬，少亦近千。

然而物價沒有人能統制，糧食也不好管理，愈統制而物價愈高，愈管理而囤積愈甚。教授的收入既屬無法可以增加，若於直系親屬之外還有幾個旁系的應運者，例如寡嫂與孤姪，則雖單吃白粥與鹹菜，也將不能維持了。這纔使他感覺到了情形的嚴重，教書確實到了末路。他向週圍一看，真正餓死的人絕對不多，於是決心改業，想找一個可以餬口的職業，從此步出大學之門，而與講壇永訣——「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真不幸，他的原來地位說太高，誰也不敢請教！在另一方面，他也沒有勇氣來辭全家服毒，於是他就抱着一個害肺病人的同樣心理：慢慢地向前拖罷，到底還沒有到吞食樹皮草根的日子。況且一放古之聖賢，固也不乏餓死的先例：伯夷叔齊是人人知道的；便是顯回，似亦有詩爲證：「千秋飢餓顏夫子，短命根源恐爲貧」。孔子在陳，要不是弟子張羅，也就準會餓死。聖賢尚尚有此厄運，他自不妨聽天由命。爲免遺棄後死之人，他可立下遺囑：死後尸身賣給四木，

學聯合醫院，作解剖之用，研究中後缺乏營養對於神經肉之影響。至於他的一羣孩子，倘使不也餓死的話，他知道，自有一批仁慈的女界領袖來把他們收入保育院去吃牛奶的。

所謂大學教授的悲哀，似只限於生時，如果真有一個餓死，他的朋

# 書報春秋

## 近代史書鳥瞰

蕭一山

吾國史學本甚發達，社會對於史學之重視，亦較西人為甚，徒以近百年來受帝國主義之侵略與壓迫，關於歐美之編譯權利，幾事摩仿，不足則益之以政法，又不足則益之以社會經濟，於是思想趨雜，國事日蹙。自九一八以後，國人感於滅亡之無日，

貧乏之感。雖然，軍路繁雜之功，鳩工庀材之助，其事亦有足述者，茲略陳之。吾國正史，唐以後例由官修。清天聰初設文館，旋改內三院：曰國史，曰秘書，曰宏文，非僅編修實錄，撰擬敕文，實亦政令所從出也。入關以後，改三院為內閣，並設翰林院，以國史館屬之，專修國史。其體：一本紀，三傳，三志，四表。書終清代無成；坊間所見皆借館臣鈔刊之宗室王公功績表傳，蒙古王公功績表傳，滿漢名臣傳，儒林文苑傳，武臣傳，逆臣傳及清史列傳而已。定例纂本紀須待實錄告成以後，

初，王先謙入史館，援例釋乾隆以來各朝為續編（惟咸豐一朝六十九卷為潘祖蔭所擬）；又病蔣錫爵略，復自天命迄雍正而加詳焉。然蔣錫爵簡而紀事出於王錄以外者甚多，以其所據為初纂實錄，非乾隆以後改訂本也。蓋清人以異族入主，滿漢之界甚嚴，雍乾以降，又多雄傑之君，乃因尊祖而傷其祖諱，隨時修改，惟恐所欲，毫無留存信史之念，不知反以此啓人疑竇，野史流傳，自非無因。

始漸悟立國之權必有其根，文化之根發得其宜，其根其宜，皆應於歷史中求之，因此 總理所遺留之三民主義與 總統所倡導之革命教育，乃能為我國人普遍的信仰與擁護，因其教皆以歷史為基礎故也。 顧海通以還，吾國史學不能與時俱進，又為清儒浮慕之士所曲解誤引，走入支離破碎動說擾攘之途，以致史學人才不能負荷時代所賦予之使命，此深可惜惜者已。 史學要務貴乎連貫，尤貴乎知今，蓋知今之所以變，即知後之所當因。 古人所謂因革損益百世可知，其理不外乎此。 是以史學有詳近略遠之例，有經往知來之概，而皆以近代為樞紐。 且史學本為一綜合科學，必廣覽洽聞，得博約之言，而後始能無偏執固陋之弊，是史學又以貫通為務，殊非以深之士所能喻也。 以此而論近代史書，誠未有

為諸臣立傳，所采事蹟必以實錄所見者為準，私家傳狀傳誌只許作履歷生卒年月日之參考，故實錄不替國史之藍本也。 清修實錄，定制總必五分，每分各具滿漢蒙文一部，大本紅綾面者兩分：一貯皇史宬，一貯奉天崇謨閣；小本紅綾面者兩分：一貯乾清宮，一貯內閣寶庫。 又有小本黃綾面一分，亦貯寶庫，以為備用。 然此均藏中祕，非外間所得見，惟入國史館供職者乃能見之。

故宮開放以後，太祖實錄初纂本已印行，但錯誤太多，學者病之，後詳與太宗實錄初纂本重加影印，合北平圖書館所得之世祖實錄初纂本，共為三朝初纂實錄，俾可得開創時期之真相，查未成而北平淪陷，不知何時始能慰讀者之望已。 然日人於強佔瀋陽後，即以奉天大內藏本付之影印，合四卷為一冊，全書約一千餘冊（實錄四千三百三十卷，滿洲戰蹟圖八卷，宣統政紀四十三卷）。 定價甚鉅，流行不廣，文化機關恥於索購，今亦未見其全貌，但以相葉崇古之言證之，或亦乾隆後改訂之本也。 實錄本為一代史事之總匯，雖不免有文飾之處，而可以徵信者尚多，但亦僅可作史料讀，不能作史書讀也。

若清史館所纂之清史稿，凡五百三十四卷，裝訂一百三十一冊，豐富博瞻，似可為一朝動定之史書矣。 顧其內容亦殊欠精審，彙錄論旨，

友們定必為他開會追悼，說不定還有幾個報章雜誌為他發刊專號，乃至明令褒揚亦非毫無希望。 到了那時，如果泉下有靈，他將懊悔他在臨死之際曾懷疑過社會對於他這一類為犧牲者的公道。

辨比顯歷，固無實錄之體，對於正史敘事傳人之旨多未合。外交本為清代後期之大政，不惟未參用西文史料，即故宮存檔藏書，亦未嘗寓目，曠職坊間雜刊之書成之，輕率可見。學本為清代文化之特色，而儒林以漢學與理學並傳，又出萬斯同劉宗素等於文苑，殊不足見學者治學之精神。其他就緒，不一而足。且其民國修明之史而延遲民國，雖自託為清之遺民，而其人其學其品，又迥非萬季野可比，徒以國軍北伐將告成功，始倉皇急就，原稿棄置頗多，金葉之配，似非實錄（柯紹忞先生親向余言，彼為編纂，又代理館長，而所撰天文諸志未用原稿，其為偽偽亂，可知矣），故體例駁而不純，文筆固而不暢，殊未足鑿學者之望。若以史料觀之，則固不遺鉅細也。惟此書既為行政院所查辦，書存國府，已閱國部以俱燬。今所見者，其各大圖書館大學校及院部會等之舊藏。微聞金金總經手發刊事宜，曾以五百部送函國外，其內容與國府查本亦微有不同，孟森先生曾為文比較之。平津書賈又有影印流行之本，定價稍廉，紙張較劣，則此書尚可為吾人參考之助也。有清史書，官修者僅此而已。

若私家著作，清末有繆荃孫之國史要略，汪榮寶之清史簡編，前者頗究心於制度，後者則取材於編書（魏源之聖武紀），然皆為學校課本，非專著也。民國初年，但澤先生譯日人稻葉岩奇之清史全史，風行一時，然立論不固，舛誤頗多（如第六十九章述英法聯軍入北京，開始即謂清廷與各國訂約，並謂「自南京條約成立後，其人意益滿足，輕於撤退駐兵，使清廷易與，而清廷之大望不在改正屈辱的條約，而在逐外人於中國領域以外，故英人自恃而不設防，即英人之失敗也」。此不但阻礙外人，且鼓勵帝國主義者以武力壓制中國，此豈我國民所能堪乎）。而吳曾祺之清史綱要，許國英之清史綱要，李陳曾之綱要易知錄續編，口口口之清史綱要，陳懷之清史要略，蔡口口之清史要略，黃鴻壽之清史紀事本末，以及印書章之清史等書，又均因陳略，不足鑿學者之望。余始發奮著清代通史一書，民國十二年上卷出版，自謂國史正末，約五十萬言。十四年中卷出版，自乾隆迄道光末，約六十萬言（兩卷後歸商務出版，均在十六年）。下卷則迄今未成，以近十六年來新出史料，蓋什百倍於往昔，整理需時，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勝任。北平淪陷，舊籍文稿留存舍間，此業完成須待抗戰勝利以後矣。惟余草創於三十年前，因當時環境所限，取材只能在平公私著作，雖參攷不下六七百種，而新出諸籍，故官檔冊，外國文物，均未及引證，是以疏漏之處頗多。近年稍從事於修訂，並擬插入圖表，稿已粗成，尚待付梓。至此書之組織，觀諸，技術，士林已有公評，無容余之贅言矣。凡此皆就通一代之書而言也。

至於分期史及專題研究，其成就似有可觀，惟距離理想之遠則尚遠耳。清初楊瑄榮三藩紀事本末，沈雨明諸王事蹟簡要，然以此之計六奇之明季南略，溫春臨之南疆釋史，吳偉業之鹿場野史，徐鼎之小腆紀年，王夫之之六屠實錄，陳湖居士之荆楚逸史等書，則詳略有間。兩明神乘，繁夥不可勝紀，大概皆明末遺民藉以寄託其故國之思者，此亦文字之獄屠與之一要圖也。謝國禎先生有晚明史稿攷一書；朱希祖先生對此類史料蒐羅頗多，用力亦勤，曾發表編纂兩明史計劃（見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務月報二卷七期），將來當有所成就，以繼後學。

滿清開國歷史，本極簡單，徒以崇禎癸卯四朝諱其先人之事，捏造國名，妄以實錄，至乾隆費本而加厲焉，不特搜羅禁書明末言通事之書，即言夷夏之防胡虜之字者亦嚴禁之。又撰開國方略與滿洲源流攷二書，以偽亂真，言所欲言，不知舛錯無理，豈能掩盡天下後世人耳目，諱避之迹徒貽口實，使研究清史者反多漁獲一番考索功夫耳。此業由日人內藤湖南及稻葉岩奇等引其端，章炳麟撰清建國別紀，依明人之著述，以證建州諸夷事，自是國人始注意於此問題。而孟森先生功力最深，成就最宏，遺說所歸「卅年曠積前朝史，天縱成書意尚殷」者是已。先生於民國初年常發表其辨正清代掌故之文章於東方雜誌，即後集為心史叢刊之三冊也。雖自謂明

羅秩事，非史家必取之資，而率舉大事，實為清史者所必留意。且其治學精神之謹嚴，亦足以為士林取法。晚年專致力於明允清承通紀一書，明允謂明代之紀元，清承謂清代之世系，蓋以明代之紀元較清代之世系也。清史要略於明初，本為明之屬夷，至太祖起兒時亦曾身自朝明者三次，而清世世諱之。先生蒐輯詳實，旁及國外史料，作為長編，期以補明清兩史之闕，舉

人意志滿足，輕於撤退駐兵，使清廷易與，而清廷之大望不在改正屈辱的條約，而在逐外人於中國領域以外，故英人自恃而不設防，即英人之失敗也。此不但阻礙外人，且鼓勵帝國主義者以武力壓制中國，此豈我國民所能堪乎。而吳曾祺之清史綱要，許國英之清史綱要，李陳曾之綱要易知錄續編，口口口之清史綱要，陳懷之清史要略，蔡口口之清史要略，黃鴻壽之清史紀事本末，以及印書章之清史等書，又均因陳略，不足鑿學者之望。余始發奮著清代通史一書，民國十二年上卷出版，自謂國史正末，約五十萬言。十四年中卷出版，自乾隆迄道光末，約六十萬言（兩卷後歸商務出版，均在十六年）。下卷則迄今未成，以近十六年來新出史料，蓋什百倍於往昔，整理需時，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勝任。北平淪陷，舊籍文稿留存舍間，此業完成須待抗戰勝利以後矣。惟余草創於三十年前，因當時環境所限，取材只能在平公私著作，雖參攷不下六七百種，而新出諸籍，故官檔冊，外國文物，均未及引證，是以疏漏之處頗多。近年稍從事於修訂，並擬插入圖表，稿已粗成，尚待付梓。至此書之組織，觀諸，技術，士林已有公評，無容余之贅言矣。凡此皆就通一代之書而言也。

至於分期史及專題研究，其成就似有可觀，惟距離理想之遠則尚遠耳。清初楊瑄榮三藩紀事本末，沈雨明諸王事蹟簡要，然以此之計六奇之明季南略，溫春臨之南疆釋史，吳偉業之鹿場野史，徐鼎之小腆紀年，王夫之之六屠實錄，陳湖居士之荆楚逸史等書，則詳略有間。兩明神乘，繁夥不可勝紀，大概皆明末遺民藉以寄託其故國之思者，此亦文字之獄屠與之一要圖也。謝國禎先生有晚明史稿攷一書；朱希祖先生對此類史料蒐羅頗多，用力亦勤，曾發表編纂兩明史計劃（見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務月報二卷七期），將來當有所成就，以繼後學。

滿清開國歷史，本極簡單，徒以崇禎癸卯四朝諱其先人之事，捏造國名，妄以實錄，至乾隆費本而加厲焉，不特搜羅禁書明末言通事之書，即言夷夏之防胡虜之字者亦嚴禁之。又撰開國方略與滿洲源流攷二書，以偽亂真，言所欲言，不知舛錯無理，豈能掩盡天下後世人耳目，諱避之迹徒貽口實，使研究清史者反多漁獲一番考索功夫耳。此業由日人內藤湖南及稻葉岩奇等引其端，章炳麟撰清建國別紀，依明人之著述，以證建州諸夷事，自是國人始注意於此問題。而孟森先生功力最深，成就最宏，遺說所歸「卅年曠積前朝史，天縱成書意尚殷」者是已。先生於民國初年常發表其辨正清代掌故之文章於東方雜誌，即後集為心史叢刊之三冊也。雖自謂明羅秩事，非史家必取之資，而率舉大事，實為清史者所必留意。且其治學精神之謹嚴，亦足以為士林取法。晚年專致力於明允清承通紀一書，明允謂明代之紀元，清承謂清代之世系，蓋以明代之紀元較清代之世系也。清史要略於明初，本為明之屬夷，至太祖起兒時亦曾身自朝明者三次，而清世世諱之。先生蒐輯詳實，旁及國外史料，作為長編，期以補明清兩史之闕，舉

發行人隱諱之說。其善初名清前朝紀，係十九年在中大之講義，已由商務印書館印行，繼在北京大學設課日滿洲國史，迭經增補，於二十三年始易今稱，自計全書約二百五十餘萬言，大體均已成篇，惟明末數年尚待勘定。其後陸續由北大出版部印行，迄二十六年已出版前編四卷，正編十五卷，約九十九萬餘言，截至嘉慶三十一止。書中紀事居十之八，攷訂居十一強，論評居十一弱，莫不原原本本，稽考未刊成而先生遺歸道山矣。遺稿存於北平。先生又著三大農家考一冊，八旗制度考實及香妃考實二文，嘗徵自撰所作清史考證文字為心史叢刊續編，亦未就，惜哉。然其對清世隱諱之事，多所發明，自有不辭價值。

復次則太平天國史及本黨革命史亦為時人注意研究之問題。前者以簡又文先生留意最久，今方注力以作太平天國全史，前數章已陸續發表於大風雜誌，體例詳明，取材豐富，尤為傑作，惟尚未完成耳。若完成最早，開洪楊史事研究之先路者，厥惟凌善清先生之太平天國野史，乃樓鏡姚氏所撰洪楊紀事抄本增訂而成，編詳於制度典章，為此書一大特色。惟姚氏紀事實由張德馨奉旨國藩命所纂之賊情彙纂改竄而成，自民國二十三年賊情彙纂由南京國學圖書館印行，此書即失其重要性矣。又謝興堯先生作太平天國史事論叢，郭廷以先生作太平天國曆法考，均對太平史事有所闡述，而羅爾綱先生之太平天國史綱，似不失為簡明可讀之作。至於余所撰太平天國戰爭序跋諸文，雖亦有所貢獻，但非余之專

業，其事當於史料中述之。後者當以馮自由鄒魯二先生為巨擘，馮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約一百萬言，已出版上中二編，下篇亦已脫稿，因環境關係尚未付梓。又彷彿乘作革命逸史，以補正史之闕。鄒著中國國民黨史稿，公正翔實，尤稱中選。他若曹亞伯之武昌革命真史，材料雖尚豐富，論斷或有所偏，聞政府已禁止印行。現中央既設有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專任掌修革命史事，則公私著述可相得而益彰矣。鴉片戰爭以後，開港通商，外力侵入，啓互古未有之變局，貽百年衰頹之厄運，政治社會皆受影響，於是近百年史之研究遂為士林所特重。陳懷季秦葉雨先生初以其講義授於北京大學，而坊間譯本則多至不可勝紀。高博彥吳貫因魏野疇邢鵬舉羅元德梁國東沈味之諸先生之書，均各有可取。最近蔣廷黻先生著中國近代史大綱，言簡事賅，不愧名家，惟關於時事之處頗足引人觀解。李鼎聲先生之中國近代史，條理清晰，而觀點又不無可議。陳恭祿先生之中國近代史，才力不能駕馭史料，報章常有批評，茲不贅言。聞郭廷以先生亦有近代史之作，因尚未快讀，可俟後論。至以近百年而稱近代，以中國四五千年之歷史悠長言之，未免不倫。倘以受西洋文化之影響而論，則明清之際端緒漸啓，舊時分期似仍適當。若謂近代史當與近代國家之建立相適應，鴉片戰爭一役不啻我民族自覺之警鐘，殊不知我民族革命建國之圖，肇於清初，帝國主義者乃民族革命之新對象耳，百年利那，迄今尚未成功，又何能以道光二十年前即為近古

乎？此名稱猶有待於商榷者也。

其餘專史，學精則錢林之文獻徵存錄，江漢之漢學師承記，阮元之國史儒林文苑傳時人傳，唐鑑之國朝學案小識，皆為鶴矢，惟體裁既舊，成見亦深，如亭林梨洲均為清學開山，而江氏反過之於卷末。攷據為清學特色，唐氏反略而不著，又據孫夏於卷外，凡此皆非史家之史也。葉德潤之論經，章炳麟之清儒，羅振玉之清代學術源流概略（日本東亞雜誌三卷第八第九號），派系分明，見解亦有獨到，惟均屬論文，不足言史。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稍稱詳備，但亦非學術史之體裁。若論成熟精確之作，則當推葉德潤先生之清代學術概論及近三百年學術史二書矣。前書簡明充實，讀之可知清學流別及其概要，後書先述各派，縱橫成流，事體加詳，文質並勝，情尚未完成耳。其後錢穆先生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首述南宋學術淵源，以編世明之旨為依歸，正論者凡七家，詳人所略，略人所詳，自謂明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求以合之當世，備一家之言，蓋別有會心之作，足與葉著媲美矣。同時蔣廷黻先生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基博先生著中國現代文學史，亦屬佳作。此外述思想流變者，猶多不可勝紀。政治史則作者甚少。李劍農先生之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敘事有法，剪裁悉當，不愧名著。陳安仁先生之中國近代政治史，對於近代異族擁護以權，致成暗潮澎湃之時期，欲以簡括提要之筆，俾讀者感發興起，其用心可謂卓卓不群矣。

外交史舊有江上寒兒之中西紀事，苟斯居士之隨海紀略，王之春之國朝系遠記等書，均屬開端之作，不免簡陋。及劉彥著中國近時外交史（後改名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取材於日本人之書，條理清晰，讀之一時，然在今日視之，因其內容乃根據譯譯而來，非直接史料，固仍係第二流作品也。至於王雲五先生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多取其經見之直接史料，而體例詳明，可謂第一流作品矣。蔣廷黻先生致力於此科有年，方法見解均有獨到，惜尚未成書耳。

經濟本為近代史之重要部份，但已往述考考中之典制及專述食貨鹽法海關賦稅交通等書外，要以王慶雲之國朝紀政（一名石渠餘記）為最詳備，然無近代眼光，不能得條貫之解釋。侯厚培先生之中國近代經濟發展史，條理明暢，而取材未充。海上諸作常以唯物史觀為經濟史研究之中心，其成就亦有未宏。陶希聖先生之食貨半月刊，本以研究經濟史相號召，然關於近代者尚少。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從事於此舉，所出集刊論文，根據實際材料，多有足取，將來成就當可觀也。

總之專史不能備補相當之國地，則通史亦頗難於措手，良工巧匠，運用乏材，一手一足，董理非易，是所望於治史者之努力矣。

本文全憑記憶寫成，手頭無參考書，自不免有錯誤之處，倘乞通人學者賜教為幸。又關於近代史料部分，另有文在讀書通訊上發表，亦乞參看。

作者附記。

## 雅舍小品

### 十 結婚典禮

子佳

結婚這樁事，只要成年的一男一  
女兩情相願成就，並不需要而且不可  
以有第三者的參加。但是民法第八  
百九十二條規定要有公開儀式，再加  
上社會的禮俗（大部份近似「野蠻的  
遺留」），以及愛受洋罪者之參酌西  
法，遂形成了近年來通行於中上階級之所謂結婚  
典禮。又名「文明結婚」，猶歐中之有「文明新  
婚」之說。結婚大事，不可草率。單憑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就把一對無辜男女捏合起來，這不叫做  
「草率」；只因一時衝動而遂盲目的訂下婚約之約，  
這也不叫「草率」；惟有不論親戚朋友街坊四鄰來胡  
吃亂叫，或不當家操辦結婚人來取財取色，則謂  
之曰「草率」，又合不隆重。假如人生本來像戲，  
結婚典禮便似「戲中戲」，越隆重則越像。這  
陶器訂婚，先請海報，風雨無阻，「撒網」  
釣錢，皇恩不歸，屆時燈籠結彩，到處猩紅；在  
音樂方面則或用乞丐丐樂隊的吹鼓手，或用賣仁丹  
遊街或糊塗店大減價的銅鑼隊，或鋼琴或風琴或  
口琴；坐不了的是與演員打成一片的廣大觀眾，  
向中包括該國家去送禮的，該尋正當娛樂的，該  
受別種社會教育以及平時就該攝取營養的……  
演長的服裝，或買或借或賃，常見的是藍袍馬褂  
及與環境全然不調和的一身西裝大禮服，高冠燕  
尾，還有那得得像一件牛鬚而還特煩兩位小朋友  
牽着的那一撮子紅紗！那陶器訂婚，主人  
前腿子累得發酸，客人醉翻三五輩，門外的車夫  
一片叫聲。評劇家曰：「很熱鬧」！  
這戲的開始照例是證婚人致詞。證婚人照  
例是新郎的上司，或新娘家中比較拿出來做體面  
的貴戚。他的身份等於「陪加官」，但他自己  
不知道，常常誤會他是在做主席，或是禮拜。裏  
的牧師，因此他的職務成為善頌善詩，和那些在  
門口高叫「正念善」，擠頭額，空中來了兩聲鐘三  
抽！的叫化子混異曲而同工！他若是身過  
「兩學」，詩云子曰的一來，那就不得了，在講  
易經陰陽乾坤的時候，牽紗的小朋友們就坐在  
地上不可，而在人後伸長頸子的那位客人，  
一定也會因其頭項慢慢縮回去了。我們應該希  
望他，讓他舉其辭，甚而至於違着良心的報之以  
稀稀拉拉的掌聲。放心，他將得意不了幾次！  
介紹人雙兩個，彷彿從前的一男一女媒，  
其實是站在證婚人身旁時一撥一個，就有對稱  
之美。介紹人宜於是面團團一團和氣，誰見了  
他都會被他撮合似的，所以常害得病的，專吃平  
價米的都不該入選。許多榮任介紹人的常喜歡  
當眾宣佈他們只是名義上的介紹人，新郎新娘是  
早已就……好像是生恐將來打離婚官司時要受過  
累，所以特先自首似的。其實是他多慮。所  
謂介紹，是指介紹結婚，這是婚書上寫得明明白  
白的，並不會要他介紹新郎新娘認識或戀愛，所  
以以前的因誤會而戀愛和以後的因失望而反目，  
其責任也原是不負的。從前俗語說，「新媳婦  
上床，媒人扔過牆」，現在的介紹人則母須等待

新式，這已經被遺棄了。

新式婚儀的「台步」是值得注意的，從這裏可以看出導演的的手法。新郎應該像是一隻木雞，由兩個儀仗扶之而至，應該臉上像苦相，好像做下什麼壞事現在敗露了要受裁判的樣子，這儀仗和身份相稱。新娘走出來要像驕牛，要像日暮花影，只見她的位置為動，而不見她行走，頭要垂下來，但又不可太垂，要表示出頭和頸子還是挺着的，這着兩個儀仗費苦心構成的不比自己美，新郎，隨着一派樂聲，在眾目睽睽之下，由大家敬禮。禮畢，新娘要準備迎接一陣「天雨粟」，也有嚴肅的，也有帶歡樂的，像冰雹似的沒頭沒臉的打過來。有在牆角上被命中一點核核的，發聲以內引起舍利子。如果有人擲過來，無疑的可以惹一大鍋「臘八粥」。還有人擲彩色紙條，想把新娘做成一個劇子。客人對於新娘的種種行爲，由品論足以至大鬧新房，其實在刑法上都可以構成誹謗，侮辱，傷害，侵入私宅和有傷風化等等罪名的。但是在隆重的結婚典禮裏，這些醜態是屬於「捧場面」一類，應該原諒！

有人把結婚比做「緩驢跳井」——可以得來，但是非但不得出來。現代人不把婚姻看得如此嚴肅，法律也給現代人預先開了方便的后門或太平梯之類，所以典禮的隆重並不發生任何阻礙的價值。沒有結婚過的人，把結婚後幻想成神仙的樂境，因此便以結婚為得意事，甘願俯首，唯恐人家不知，更恐人家不來，所以往往「登報」一切從簡，一面却是領家滿座的「敬

治喜筵」以為歡。來親婚禮的客人，除了真有意義的外，是來宴到，出錢看戲，成真是雙肩承一噸的前來就食！

## 囊 贖 墨

### 二 書 數 子

從來沒有人給書數子下過定義，普通總把喜歡吃書而又不懂人情世故的人叫做書數子。然而在這種廣泛的定義之下，書數子又可分為許多種類，甚至於有性質恰相反的。據我所知，有不治家人生產的書數子，同時也有視財如命的書數子；有不近女色的書數子，同時也有「沙帶主顧」的書數子。

書數子在古代又稱為「書淫」。讀者如察前我望文生義的話，書淫該有兩種可能的意義：一種解釋是既淫於書，就不暇淫於色；另一種解釋是既喜歡書，又不忘淫。世間這兩種人都有的。我知道有一位道學先生，在母喪期內不肯走進他的太太的屋子，三年如一日，不得已而向太太要東西的時候，也只站在門檻上，讓太太把東西交出來。我又知道有兩位（單我一人就知）有兩位！）很用功唸書的秀才，結了婚不肯和新娘子同房共榻，於是羞煞了新娘子，氣煞了急於抱孫的老公公和老太太。兩位老人家想盡了方法，讓朋友佔住書房，晚上騙兒子進了少奶奶的屋子就把房門鎖上，這樣那樣地鬧了一年半載。雖然結果是書數子屈服了，並且拿弄璋之喜讓樂了雙親的晚景，然而這一股勁勁也非常人所能及了。但是我又知道另一個極型的書數子，他

我們雖否有一種隨便用錢換的合理的愉快的結婚儀式嗎？這件事需要來編想一下，已婚者就不必多費心了。

### 了 一

們非但好書如好色，而且好色如好書。不過，當他們好色的時候，那一般勁勁仍舊不讓於前所說的一種人。我知道有一位手不釋卷的先生爲了拜訪女朋友也居然釋了卷，而且一兩天就是三個鐘頭。只可惜那一位小姐當着嚴冬，從有火爐的宿舍跑進冰窖般的會客室裏來，身上沒有穿大衣了，牙齒敲着窗棂來蒸騰那些並不溫暖的談片。關於後一種的書數子，我本來有許多故事可述，但因本文的正意並不在此，所以從略。

財如命的書數子實際上不能算數，至少一發看法是如此。我看見過一個書數子，他積蓄了十元鈔票便到了起來（自然是說前時十元），發誓不動用它們，萬不得已的時候就向朋友借借。大家說他傻，然而後來他終獲了大財。由此看來，除了書數子所描寫的「書淫」一個類型之外，公認的書數子恐怕只有喜歡讀書而又不治家人生產的一類了。

然而依我們看來，「數」的意義範圍儘可以看得更大些。凡是喜歡讀書做文章，而又不肯犧牲了自己的興趣和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事業，去博取安富尊榮者，都可認爲書數子。依着這種說法，世間的書數子似乎不少；但若仔細觀察，則又不像始料的那樣多。世間只有極少數人能像教徒殉道一般地「殉數」，至死而不變，這最

這個人可以稱為「獸之傳者也」。又有  
願少數的人，為飢寒所迫，不能不稍犧牲他們的  
的興趣，然而大體上還不至於失了平日的操守。  
這種人可以稱為「獸之賢者也」。我們對於前  
者，固然願意買贖之；對於後者，也並不忍苛  
責。波特萊爾的詩有云：「假使驢驢伴伴白，  
熱淚汪汪強作歌；沿戶進心歌下里，無人無奈博  
三餐！」我們將為此種人痛哭之不暇，還能忍  
心苛責他們嗎？

青歌子自有其樂趣，也許這可以說其樂無  
窮。我沒有達到神遊的境界，不敢妄擬，怕的  
是唐突欲言，守禮賦筆。但是我敢斷言，青歌  
子是能自得其樂的。不然則難道鼻父，許由，  
務光，嚴子陵，陶淵明，林逋一班人都是個個  
哭喪着脸不成？只有青歌子的人是苦的；  
身在雲霧，心在塵囂；日談守節，夜夢飛黃；某  
老同學新勝部長，而自願故我依然，不免一氣；  
若晚輩扶危直上，而自己則仍與屠豕中，又不免  
一氣。雖不求神，只是待字園中二十年，  
得免「千揀萬揀，揀個破爛」之語，實不能  
隨便出閣的。這種坐守式的生活，其苦可  
想而見。

事實上，做青歌子也是很難的。即使你甘  
心過一種「田園」生活，書卷百牛腰」的生活，  
你的父母兄弟妻子以至表兄的連襟的乾兒子，却  
都巴望你一個個回舍邸，暮登天子堂」。蘇秦  
奔走七國，憑着寸厚的臉皮去撿了許多釘子，固  
然因為他自己熱中利祿，却也有幾分是由於他有  
一個不下樓的妻：一個不為炊的嫂，和一對不以

為子的父母。晉書王衍傳裏說：「衍口未嘗言  
錢，婦令婢以蠶絲床下，衍晨下，不得出，呼婢  
曰，舉阿堵物」。咱們知道，王衍初官元城  
令，只憑空口說，豈是討厭銅臭的人物？也許  
他本來就是一個假青歌子。但也有另一種可能  
性，就是賢助的黨陶既久，一朝恍然大悟，於  
是鄙棄自由，欽慕石郭，前後判若兩人。由此  
看來，若真要做一世的青歌子，而不中途失節，  
古井泉波，至少須得找一個女青歌子來做太太，  
那位「不因人熱」的梁鴻，假使沒有一個「鹿車  
共挽」的孟光來和他搭配，他究能靜安然隱居於  
讀破山嗎？

抗戰以來，青歌子的外外刺激是更多了。  
在這大學教授的收入不如一個理髮匠，中學教員  
的收入不如一個洋車夫的時代，更顯得青歌子無  
能。汽車司機是受過相當訓練的，而且復是  
年富力強，有些青歌子幹不了，那是可諒諒的。  
但是，連汽車司機的買辦和轉運公司的掌櫃也都  
做不來嗎？經濟系的學生走仰光，月入二千  
元；化學系的學生入藥房，月入一千元；工科的  
學生入交通界或工廠，月入五六百元至一二千元  
不等；而他們的老師的收入却都幾乎不能糊口，  
「飽」還勉強，「溫」則大有問題。弟子能做  
的事老師也該能做：「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這又無非是欺而表現。一位中學教員告訴我，  
他們學校的一個工友有了高就，是運西某廠的什  
麼長，月薪三百元，津貼在外。另一位朋友告  
訴我，運西某廠的廚子月薪千元，供膳領「世間  
那有不供膳的廚子？」。教育界中會做後菜

的人不少，然而沒有聽見他們當廚子去，這恐怕  
是許多人所不能了解的。

我說抗戰以來青歌子的刺激更多，並不是說  
他們看見別人發財，由羨生妒，由妒生恨。甚  
使是這樣，他們也既不成其為青歌子了。甚至  
於受了挑扁擔的騙張三或做小工的大賴子李四  
的奚落，如果你是一個鐵聖，也還有可以生氣等  
理由。最堪痛哭者還是親人的怨慰。甲先生  
的父親說：「人家小學未畢業，現在做了某某處  
的營業部長，已經賺了幾十萬了；你在外國留學  
十年，現在不過做個副教授！」乙先生的家庭  
說：「李阿狗一個字不認得，現在專走廣州通橋  
路，已有幾千元的積蓄了；你是大畢業學生，  
現在却連父母都養不起！」學位和金銀似乎還  
有必要的連繫，然而家裏人並不和你講邏輯，反  
正供給你讀了十餘年以至二十餘年的書是事實，  
而你現在非但未能翻本，連利息都賺不夠也是事  
實。

太太和先生的志同道合也是有限度的。正  
在三旬九食，仰鼻臨窺之際，忽然某鉅公三顧茅  
廬，太太拔劍沽酒，殺雞為黍，興高采烈，如見  
寶金。等到先生敬謝不敏之後，某鉅公一場場  
與還是小事，心上人珠淚盈眶，雖欲坐亦豈能  
動於中？至於兼課兼事，在這年頭兒，更是無  
傷於廉，然而竟有辭絕不幹者，其愚也不可及。  
太太的埋怨，除了和他一樣的人外，誰不表示  
同情？所以我們說，這年頭兒的青歌子加倍難  
做。「時窮節乃見」，咱們等着瞧那「班自命  
為青歌子的人們，誰能通過這大時代的試金石。

這年頭兒的青歌子加倍難做。

# 通 訊

## 女人的兩種性型

編者：鄙見以為女人具備兩種性型：一種是「人性」，另一種是「女性」。

無論生在什麼時代，女人都該爭取「人性」應享的權利，也該盡「女性」應盡的義務。我國往時婦女，在數千年重男輕女的思想壓迫之下，作了男人世界的附屬品，自生至死，一輩子依賴男人，一點也不能獨立，真太可憐。她們沒有發展「人性」的機會，當然是一種社會的損失。惟自婦女解放成為「運動」以來，有些誤解解放的人以為婦女應一切應以男性為準則，而男性並不直接生育，於是為求徹底平等起見，她們竟想違背自然的定律，漠視上帝派給她們的天職，有向主張兒童公育（即被托兒所等），有的標榜利身主義，真使我們聽了有點駭異。從「人性」之表現，而引起了「女性」的埋沒，這關係似乎不很健全。

我們知道，兒童是都需要母愛的。母愛對於兒童的身心發展，其重要簡直無比。黃若璞女士說：「母愛是仁慈的；母愛是偉大的；母愛是純潔的；母愛是利他的；母愛是勇敢的一。一個社會的維繫，基本在母愛；一個社會的互助合作，源泉在母愛。母愛是最具感化力的，母愛也最有教育力量。」又說：「中國歷史上多少聖賢豪傑，都是從母教培養而成。」讀了上段引文（原載本年二月十三日重慶大公報），就可知道母愛的性質及其重要性了。一個人在

兒童時代，假使沒有得着母愛的陶冶和溫存，結果常會演出悲劇。黃女士說：「我們在許多心理學及犯罪學的理論和統計數字上，可以知道凡是得不着母愛的孩子，除非是平庸而一輩子受傷憔悴，否則在他一生行為上，遲早終有一點反動的表现。世界上多少怪傑或神奸巨惡是孤兒出身；世界上多少大盜罪人又都是孤兒出身。這許多人都是沒有得到母愛，他們心頭上靈魂中從來只有怨恨與仇視。」這說明了母愛之喪失，對於人類社會確是一種異常嚴重的威脅。

抗戰以後，蔣夫人倡導戰時兒童保育工作，不少婦女會將自己偉大的母愛，用來教養這一羣在敵人的炮火下喪失母親的兒童，而偏偏有一小部份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婦女，同時想將無可推諉的養育之責任歸卸卸除。他們希望大才不能小用，擬出許多「理論」來作護符，說進工廠做工或上辦公廳去發到，都比教養兒童貢獻尤大。他們甚至於說，養育兒童不一定受過高等教育；受了高等教育而仍耗精力於子女之生養教，則似太對不起高等教育。我們不知道她們看了袁昌英先生在本刊三十三期所發表的文章，胸中作何感想。袁先生說：「多數女子大部分的生活，是必用在家庭與兒女身上的，且婦女解放無論至何程度，不會危及母性，並且母性也不僅是義務，而同時是絕大的權利。為母者由生育撫養養兒女所受的痛苦與勤勞，其成分遠遠不及兒

女送回來的快樂與幸福」。又說：「我以為凡屬受過相當教育的母親，而不是一怪物或產貨的話，沒有不認這些小兒女的幸福之流瀉，便是人間世無上的光輝與尊榮了。誰說做母親不是一種權利？這種權利，除了妖怪式的女性以外，誰肯放棄？祇要身心發達得到平衡的女人，沒有一個不願享受這種權利的」。袁先生自己也是一個女人，沒有人敢否認她是一個現時中國不可多得的女人。我們覺得依着她說的話，婦女可於恢復「人性」之後，仍保持其「女性」。然乎否乎？

中國古書上常稱「嚴父慈母」。就事實上看來，兒童對於母親，的確比對父親更為接近。因此母親對於兒童的影響，也是特別深刻。我希望一部份現在大學的小姐們，注意愛護她們的「女性」，從而準備履行她們的「母性」。須知女人終是女人，猶之乎男人終是男人，各適不掉本性所負的特殊責任。凡是受過完備教育的女人，假如個個都能教養自己所生的子女，社會上的優秀份子一定會比現在增多。建國大業，端賴結底，必以此為基礎！

立心，十一月十二日。

### 介紹

中國學術研究會出版之「學術季刊」一卷二期（文哲號）業已出版，每冊定價三元。

重慶 成都 西安 正中書局代售  
昆明 貴陽 桂林